



07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## 短篇小说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2007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 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622-1

I. 2… II. 中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2590 号

责任编辑:高翰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2004@hotmail.com](mailto:cjlap2004@hotmail.com)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23.75 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25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  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  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  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  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  
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、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；  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2007

中国

短篇

小说

精选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公共浴室 .....    | 王安忆(1)    |
| 大生产 .....     | 郭文斌(9)    |
| 末日 .....      | 韩少功(20)   |
| 回家 .....      | 张笑天(33)   |
| 风雪迷蒙 .....    | 尤凤伟(38)   |
| 父亲还在渔隐街 ..... | 范小青(51)   |
| 八月十五月儿圆 ..... | 刘庆邦(64)   |
| 百雀林 .....     | 迟子建(75)   |
| 狗村长 .....     | 李进祥(92)   |
| 玻璃保姆 .....    | 王祥夫(102)  |
| 暗自芬芳 .....    | 王  棵(114) |
| 人民政府爱人民 ..... | 邵  丽(123) |
| 金鸡岩 .....     | 陈应松(141)  |
| 额尔齐斯河波浪 ..... | 红  柯(147) |
| 民风 .....      | 关仁山(157)  |
| 天香酱菜 .....    | 谈  歌(168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四棵松 .....         | 阿 成(184) |
| 机村人物素描 .....      | 阿 来(195) |
| 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 ..... | 叶 弥(206) |
| 相爱的日子 .....       | 毕飞宇(220) |
| 彼此 .....          | 金仁顺(233) |
| 在澡堂 .....         | 戴 来(251) |
| 巧玲珑夜鬼张横 .....     | 李云雷(261) |
| 伞兵与卖油郎 .....      | 徐则臣(274) |
| 年味正浓 .....        | 张学东(289) |
| 五月的铜像 .....       | 钟求是(302) |
| 游戏房 .....         | 艾 伟(313) |
| 最后的细致 .....       | 刘 涛(336) |
| 春秋引 .....         | 鲍 十(346) |
| 厚墙 .....          | 于晓威(358) |
| 进仓的往事 .....       | 陈铁军(369) |

## 公共浴室

王安忆

那时候,我一直渴望在体校的公共浴室里洗个澡。

这是一所区级的少年业余体校,区内各学校经过挑选与考试的中小学生,课余时间在这里进行体育训练。这所少年体校有两个项目:篮球和体操。于是,就有一个体操房,铺满垫子,上方垂下吊环,安装着单杠、双杠、鞍马。体操房外,隔了露台,则是操场,立着篮球架,沙地上用白粉画了线。这幢西式房子看来既不是为体育训练也不是为学校设计建造,它原先完全可能是一座民宅,后来才改为他用。它的房主是谁?其时又在了哪里?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这么判断,是因为体操房的壁饰,穹顶,门窗,四周的回廊,都显现出一个豪华客厅的格式,而操场,也像是将原先的花园推平改造。操场边的耳房,过去一定是搁置园丁的工具,现在作了食堂。巴掌大的地方,只放得下两张白木方桌,傍晚时候,就挤着放了学的孩子,埋头从搪瓷盆子往嘴里划饭,准备参加晚上的训练。楼梯口的房间,过去大约是衣帽间,现在也是衣帽间,是孩子们更衣的地方。在到顶的储物箱底下,壅塞着汗气腾腾的孩子。储物箱是不够用的,前班人的衣物还未取出,后班人的衣物便推进去了,放错或者穿错的事情经常发生,丢失的事情也会发生,当然,也有多出东西的情形。总之是混乱的。在这逼仄的更衣室里面,就是浴室。

浴室里四壁瓷砖,显得宽敞明亮,事实上呢,也是逼仄的。莲蓬头底下,簇拥着精赤着身体的小孩子,水声夹着尖叫,简直炸开了锅。这些小孩

子,大多是没发育的身子,胸前的肋骨就像搓衣板。尤其是体操班的那些,身材更为短小干瘦,一个个鸡雏似的。篮球班的当然身量骨架要大,可是因为这“大”,更来不及长,于是就更显嶙峋,也像一种禽类,鹭鸶。高年级班的女生,已趋成熟,她们身体匀称,肌肤丰盈,神情傲慢地穿过小女孩子们,而小女孩子也自动让开一条路,让她们经过,走入靠里的两间单人浴室。没有哪个小孩子会去占领单间,那是属于大孩子们的,她们看上去就像两代人。

而我,处在她们和她们之间。我的身体正起着一些微妙的变化,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是哪些变化,我就是觉得和她们两边都不一样。那些小女孩子们,在我看来是天真的,我已经不天真。大女生呢?她们又怎么瞧得上我?她们两边都是坦然,因为都是无邪,而我却有邪。变化就在这里,我总是心怀鬼胎,觉得自己不洁。我非常羡慕她们,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全裸着身体,她们的身体在四壁瓷砖的衬托,还有顶上日光灯的照耀下,纤毫毕露,没有一点儿秘密。而我,藏着秘密。

我的秘密藏在我的衣服里面。冬季里,层层叠叠的衣服:棉袄、毛线衣——一件粗毛线,一件细毛线,最后是衬衣,里面藏着不可示人的秘密的身体。我自己都不敢看自己的身体,总是在晚上,关了灯脱衣服,换衣服,然后哧溜一下钻进被窝。好像略微拖延一下,我就会忍不住地去窥探它。就是说,它对我其实是有诱惑的,这诱惑令人害怕。好了,现在我钻进了被窝,厚厚的被窝包裹起了我的机密。我甚至害怕嗅到身体的气味,这气味也会泄漏一些秘密的。在黑暗的被窝里,一个人悄然受着秘密的咬噬,至少是安全了,可是很孤独。多么想走到光天化日之下,公开这身体。然而,等第二天来临,还是一件一件将它裹起来,衬衣,毛衣——细毛线,粗毛线,再是棉袄,将自己穿成一个圆球,身体是圆球里面细小的芯子,就像没有了似的,这使人感到轻松。我觉得我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,就可以态度坦然。

少体校的更衣室却将现实推到眼前。更衣室壅塞着冬天捂在衣服里,发了酵的体味。小孩子又清洁又不清洁的体味,也是像小鸡雏似的,带着青草味,又带着鸡屎味。皮肤的微屑飞扬在空气里,看上去就像氤氲似的。小孩子推搡着,这个倒在那个身上,那个压在这个身上。我也羡慕她们那么坦然地互相触碰,因为我不敢,我的身体在变化,我不能够继续与小孩

子为伍。那些大女生呢,她们看也不会看我一眼。我的处境就是这么不尴不尬。

从更衣室的一扇门可以看见浴室,每一个莲蓬头底下挤着一簇人,湿淋淋的像一丛雨中花,宝石花那样肉质的花,开在热气弥漫之中。我都不敢看她们,怕自己会眼馋地流出眼泪,我多么想进入她们,成为她们中的一员。可是,我与她们之间却有着隔障,那就是,她们还是孩子,而我,渐渐在离开孩子的形貌。目前,这还只有我知道,我紧紧地藏着它。这个秘密虽然被我藏得这么紧,却依然慢慢地、却很用力地挣破出来,以天知道的方式,修改着我的外部。

这一个时期里,我总是会引起陌生人的注目,我和他们一点儿不相干,可他们却常常来干涉我,让我大感惊惧。有一次,我随母亲到布店买布,一个店员老是看我,奇怪的是,他这样的逼视,并没有让母亲感到不安,她一心一意挑选着花布。而那店员干脆就随我们而来,我不由得退缩了。就在这当儿,他说话了,但不是对我,而是对我母亲。他说:你要带你的孩子去验血,她手上的颜色很像是血小板缺少症。他指着我的手背,手背上冻疮留下的疤痕,成片成片,几乎覆盖了整个手——手指和手背,使两只手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肤色。母亲向他解释说是冻疮造成的缘故,他惊叹道:难道有这么严重的冻疮!他还想再看一眼,以便作出判断,而我将手藏了起来。最后,他又说了一遍:还是去验验血好。又有一次,也是在布店,不过是在另一家,那里的店员指出的毛病更加耸人听闻。他指着两根锁骨中间下方的位置,说我有鸡胸的症状。我不知道这些店员,一律是老年的男性,为什么都要对我盯住不放?他们都是那种富有生活经验的自得的表情,想要辅导我妈妈育儿方法。他们几乎一辈子在这充满了布屑和布的浆水气味的店堂里生活,他们最大的本事不过是在对折的布上齐缝剪一个小口,然后两手一张,“刷”一声扯下一段布,折起来,形成一卷,围上一张牛皮纸,拦腰系一根纸绳,拈着纸绳的手,很花哨地一起一落,将布卷凌空打个旋,扎住了。还有,就是将票据和钱夹在一个铁夹上,钱夹呢,挂在空中的铁丝上,然后举手一送,“哗”一下,铁夹捎着票据和钱,滑到账台上。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天地,可他们却显得天上地下,无所不知。

不过,有一回,一个老店员却给我,还有母亲解决了大问题。那是一个中型的百货店,就在我家的弄堂口,我妈妈带我去买冬天的棉毛裤。像我

这样比同龄人早抽条儿的孩子，现成的衣裤总归是不合适的。宽度正好，长度就不够，长度正好，宽度就套得下两个我。而棉毛衫裤这类东西，又不可能量身定做。这一回，那内衣柜台的店员向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。他对妈妈说：带你的孩子去体育用品商店，买男式的运动裤作棉毛裤，男式运动裤的门襟是不开缝的。我妈妈欣然带我前往弄堂对面的体育用品商店，果然买到了合身的暖和的内裤。可是我却并不高兴，因为老店员的建议暗示我不像是一个女孩子，我只能到男性的衣裤中找尺码，这让我心事重重。

就连大街上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他们全都是火眼金睛，又好像我已经有了记认，那些秘密的记认，它们躲不过有经验的眼睛。所以，我既不能与小女孩子为伍，大女生且看不上我，成年人呢，则使我害怕，他们窥得破我的秘密。我只能够独自一人，这使我的形貌举止更加古怪。有一回，我和我少体校的同伴走在马路上，谢天谢地，我总算，至少在形式上，还有一两个伴。我想她们只是出于面子关系，不愿太给我难堪，才邀我一同进出。但这是在表面，内心里，我与她们相距十万八千里。这一天，我们一起走在去往少体校的路上，从热闹的大马路弯进一条小马路。小马路上依然是热闹的，嘈杂的热闹，不像大马路那么华丽，这里走着的显然是居家的住户，身上携着柴米油盐的气息。我们穿行在他们中间，很快就发现了那个尾随者，严格地说，是我发现，她们木知木觉，兀自走路和说话。我发现了那个尾随者，他从大马路上开始，就跟在我们身后，也是老年的男性，在我们那个年龄，老年是指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。他矮墩墩的个子，穿一身洗旧的蓝制服，手里提一个也是陈旧的黑色人造革包。这个年纪，无论怎么看，都是陈旧的。他随我们从大马路弯进小马路，相隔五六步的距离，一点儿不掩饰他的跟踪。紧接着，我惊恐地发现，他跟的其实只是我们中的一个，那就是我。他眼睛看着的就是我，而且很奇怪地，带着微笑。我加快脚步，那两个同伴自然也加快，我们都是少体校的训练生，有一定运动素质。可是，那跟踪者也加快，于是，缩短了与我们的距离。他好像要找上门的样子。我已慌了手脚，几乎哽咽起来，同伴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失常。不待她们向我发问，跟踪者已经走到与我们平齐，脸上的微笑更显著了。他看着我的脸——他果然是冲着我来，他说：你这里长了个什么？他用手在他自己的腮上比划了一下。我照了他的手势触了一下腮，那里有一片瓜子仁，

是方才吃果仁面包粘到脸上的。他这才释然，离开我们走了。同伴们也回过身，继续走路，仿佛这一幕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我可吓得不轻。我不知道，她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，说不定，也有过，只有她们装得没事人的样子。小孩子就是这样讳莫如深，为了保护她们的尊严。

遇到这许多古怪的事，让我对自己更加害怕，我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头了，否则怎么解释——人们显然从我的身上脸上发现了什么！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孤独的面貌，走出离群索居的处境。虽然我也有同伴，可我的心，依然离群索居。怎么改变呢？在公共浴室洗一个澡是个办法。

我渴望融入水珠飞溅中的那一群，成为盛开的肉色花朵中的一瓣，那夸张造作的叫嚷声里也有我的声音，肆无忌惮地相互触碰身体。我的身体在敞开中与大家的接近，接近，直至完全一致，没什么不同，那隐秘的变化就此消散，无影无踪。我将再无负担，无忧无虑。可是，怎么才能在公共浴室洗澡，我跨不出这一步。每一次，在更衣室，我只能将衣服脱到衬衫这一层，然后赶紧套上运动衣；或者，脱下运动衣，赶紧套上毛线衣和罩衫。转眼间，我的身体又成了芯子，密不透风。我沮丧地从挤挤的身体丛里退出去，说实在，那气味真的很够呛。如此坦然地混浊，也是天真的。我走出更衣室，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，头脑是清醒的，清醒的不快乐。我愿意混入那浑浊的，带了鸡屎味却并不自知的空气里，那里有一种安心和安全。

我想，我还是先争取在公共食堂吃饭。那潮湿的，油腻的，白天也要开灯的水泥地小屋里，人叠人地挨在白木桌边，从搪瓷碗里划饭吃，有着一一种虽然不完全裸露却也是肉感的挤簇的快乐，这也是一种集体生活。于是，我向我的同伴之一请教加入伙食团的手续。在我看来，这一个同伴比那一个更不嫌弃我，可能这全是出于某一种错觉，我觉得她比较对我随便。偶尔的，她会勾住我的肩膀，这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大个子，要是在各自的学校里，很少有同龄人能够到我的肩膀。学校里的生活是严谨的，同学之间也比较矜持，我们在一起就是上课下课，接受文明教化。所以，在那里，我们都是套中人。而在少体校，我们过着一种多少是肉体的生活。我们，无论是体操班还是篮球班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训练着肌肉、骨骼、韧带，提高弹性、力度、控制。我们在这里，身体从套子里钻出来。

再说回到在公共食堂吃饭，我请求这一位同伴带我入伙食团，她欣然答应。我将向妈妈要来的一块钱和一斤粮票交给她，她很熟练地一计算，

说：买一斤饭票和八角八分菜票。我很纳闷，我的一块钱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八角八分。她向我解释了许多，就算是白饭，不仅要粮票，还要钱，她甚至将柴火钱都算进来了。我的脑子却只在一点上，就是，为什么一块钱只能换成八角八分菜票。最终她的解决办法是：你再加上一角二分钱，那么一块钱就还是一块钱。我们这些人在少体学校里练的，真像人们说的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带着这笔糊涂账，我们一同来到少体校的食堂，食堂回答我们，因为要求入伙的人太多，新近规定需要有教练的签名。于是我们又去找教练，教练，一个中年女性，戴近视眼镜，个头并不高，看上去不像是个篮球教练，而是一般的教师，只是从粗糙的黑皮肤和干枯的头发，可见出户外活动的痕迹。她问了我家离少体校的距离，父母是否双职工，家中是否有人烧饭，等等情形，最后的结论是我不够入伙食团的资格，应该在家里吃好饭再来训练。眼看着事情泡了汤，忽然间我的同伴插言道：可是，她今天怎么办？她今天还没吃饭呢！教练说，今天我请你吃！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进食堂，在白木桌的一角坐下。这一顿饭真够我吃的！糙米饭又干又硬，搪瓷碗的边是倾斜的，很难把饭划进嘴里，一旦划进嘴里，又咽不下去了。我不敢伸筷子夹菜，在我看起来，盘里的菜少得不可思议，我只能从盘边上拖几片菜叶。教练让我吃盘里唯一的一只酱油蛋，我没敢碰它，她也没有坚持。

吃食堂不成了，事情还是回到公共浴室，我总得做成一件。这少体校的肉体的生活啊，真的让人骚动不宁。我的同伴——我还是得靠她，她有一日对我说，和那些小孩子一起实在太吵了，就像鸭棚；然后，她提议，星期四的晚上，只有一个高年级篮球班训练，我们来洗澡好不好？我发现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从来不在公共浴室洗澡，所以才很自然地向我发出邀请，于是，不管情愿不情愿，我都只有点头了。没承想，洗澡的机会这么轻易地来临了。也许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自然而然，我很快就会突破禁区，从此，敞开我的身体。

星期四的晚上，我们俩走进了少体校，少体校里很安静，安静得有些肃穆。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日子来到这里，我们来的时候，这里总是壅塞着小孩子，领衣柜前人头攒动，同时喊着自己的号码，一身身汗臭的球衣和一双双脚臭的球鞋从人头上传递过来。而此时，没有人，灯却照样亮着。越过体操房和露台，传来篮球撞击篮板的“砰砰”声，落在沙地上略为

暗哑的声音,还有教练,一个男教练的吆喝口令声。我们经过冷清的前厅,领衣柜台的灯下空着,那专负责收取运动衣的老伯伯不知道去哪里了,我们直接进了更衣室。储物箱的门或开或关,看得见那些推拉的手是多么粗鲁没有耐心,箱内空空如也。代替小孩子的鸡屎味的是一股水泥和木头的凉森气。我们任意选择了储物箱,没有人和我们争抢。我的同伴迅速脱了衣服,而我还留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衣,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,牙齿打着战。同伴她奔进浴室,旋开了莲蓬头,转眼间,就将热气蒸腾,暖意洋洋,出一头一身的大汗。可是,莲蓬头没有水。她哆嗦着又去旋下一个莲蓬头,再下一个莲蓬头,都没有水。她裸着身子,奔来跑去,因为急切,也因为冷。她完全的不像了,不像那个裹在衣服里,与我同出同进的人。心里不由生出一种嫌恶,还有悔意,今天真不该来的。可是,我忍不住要羡慕她,羡慕她的坦然,不怕羞,这可能就是因为,她没什么不可示人的秘密。我有吗?我好像是有的,因为我不能像她那么公然敞开。那就是有,又是什么呢?不知道,我不了解,不了解我的身体。忽然,她欢叫了一声,有一个莲蓬头洒下了细细的水珠。这完全可能是停水之前,储留在水管里的一截热水。因为缺乏压力,流量很小,竟一直那么洒下来,在半空中便不见了。她站在莲蓬头下,招手要我过去。

我穿着衣服走去,就这么走到莲蓬头底下,就在这一刻,莲蓬头又止住了洒水。我身上已经洒到几滴水,衣服半湿。她呢,仰着头摇一棵树一样摇着水管,又摇下来一些水珠,就像一阵梧桐雨。她的头发全湿了,贴在头发上,显现出头颅的轮廓,看上去很像一只猴子,小猴子。我甚至不敢看她,好像会看去她的秘密,我们都是有秘密的年龄。奇怪的是,她对自己的秘密全无自知。她摇了这一杆水管,再去摇下一杆,每一杆都被她摇下一阵子水珠。正摇得兴起,进来几个大女生,她们喝住了她,让她住手,说她要把手管摇坏的。她们头发湿淋淋,脸上红扑扑的,透出洗过澡的洁净暖和的颜色。这说明,少体学校里,还另有一个洗澡的地方,也许是教练们专用,而她们也可以跟着享用。

有了这一次未完成的洗澡,我再也不动念头,公共浴室最终成为我不可逾越的禁区。之后不久,因为训练成绩欠佳,我被淘汰出少体校,又回到单纯的套中人的生活。有时走过少体校门前,我会惊异在这石头基座,拉毛墙面,堂而皇之的欧式建筑里,其实是藏着一种烘热骚动的肉感的生

活。而我已逃离出来,不必再为自己的身体害臊,又为这害臊折磨。

几年以后,我们成为中学生,下乡劳动。在农人屋舍的泥地上,我们两个一对,两个一对,将各人的被子一条铺,一条盖,然后挤在一个被窝里。我们每晚相拥而睡,就像一对甜蜜的恋人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的身体的秘密消失了,不是烟消云散,而是,瓜熟蒂落,离开了我,就像果子离开了树。

## 大生产

郭文斌

腊月和正月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睁眼，地上站着哥。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娘，快，我媳妇要生了。娘一边穿衣服，一边说，你小子还真行啊，数着天数当爹，恭喜啊。哥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，夜凉，娘你穿暖和些。娘说没事，惯了。爹也穿了衣服，坐起来抽烟，一脸的开心。爹把烟盒放在哥面前，意思是允许哥抽烟。自从哥娶媳妇后，腊月和正月就发现，爹不再阻止哥抽烟，分家后更进一步。每次哥来家里，爹就先自己装上一锅烟，然后把旱烟盒往哥面前一放，只不过不像对外人那样出口让。哥说 he 不想抽。正月说，抽吧，平时逼着让我们从爹这里给你偷烟抽呢，这时倒做起人来了。哥瞪了正月一眼，但很快又换了大度在脸上，真像一个要做爸爸的人了。娘一边系扣子，一边说，真快，才几天，这小子也要当爹了。

哥弯腰把娘的鞋摆顺，好让娘快点儿出发。娘说这么心疼媳妇啊？哥说她反应重，娘说别急，先让她疼一会儿。哥就笑。接着问，娘你的家当呢？娘看了一眼地柜。哥会意，就过去拉开柜门取出一个保健箱，背了，立马要走。娘却在盆里倒了水，慢条斯理地洗脸。哥就急得在地上直挪脚步。腊月 and 正月趴在被筒里看着这一幕，觉得好玩。他们无法想象，哥做了爹该是一个什么样子。平时，他还混在他们一起玩儿呢。突然，正月说哥你还没有磕头呢。哥被正月的话惊了一下，忙放下保健箱，跪在地上，说娘我给你磕头。娘像是没有听到哥的话，倒带着一个特别的表情看了被筒里的正月一眼。这让腊月很羡慕，她也知道每个请娘的新爹都要给娘磕头的，却怎

么没有想起来,让正月给赢人了呢?看正月,正月一脸的得意,刚刚抓到一个特大俘虏似的,正月把脖子伸到炕沿前笑呵呵地看哥磕头,觉得既好玩儿又解气。

嫂子没过门的时候,哥和正月一起睡,有时腊月不想到娘和爹身边去,也就在他们这边睡,哥上炕,腊月靠窗,正月中间,既热闹又自在。可是嫂子来的那天晚上,哥就不和他们睡了,正月和腊月只好回到爹和娘身边睡。闹完洞房,村里的人都散尽了,新房里剩下哥、嫂子、正月和腊月。娘叫正月和腊月到上房里睡觉。正月不愿意去,正月想和哥、嫂子一起睡。但哥一点儿留他们的意思都没有。嫂子同样,生铁一样,一点儿人味都没有。娘来叫他们,正月说炕这么大,我和姐在这里睡吧,能睡下。娘就笑。娘说这有讲究,新房里只能睡新郎和新娘。正月问为啥?娘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正月问啥时能等到长大?娘就一把把正月抱起来,一手拖了腊月,走出新房。正月指望着哥能够留他一下,但哥一个响屁都不放。到了上房,正月问腊月,你觉得哥像个啥?腊月说新郎官啊。正月说再想。腊月想了半天说,哥就像哥嘛。正月说叛徒,瓜蛋。正月这么一说,腊月就觉得哥真像一个叛徒。正月说,你说,哥怎么说叛变就叛变了呢?腊月说都是因为嫂子。正月说对,嫂子肯定是个女特务,不然好端端的一个哥,怎么说叛变就叛变了呢?我们得去侦察一下。二人就悄悄溜下炕,光着脚片到新房窗下。

哥起来做揖时,正月扑哧一声笑了。腊月就觉得身上的被子也笑了。腊月问正月笑啥。正月说再让你当爹,放着好好的新女婿不当,偏要当爹,看要磕头吧。惹得爹和娘好一阵笑。哥脸都红到脖子处了。腊月说看把你乐的,人家只是磕了三个头,又没掉一根毫毛。正月说过年时他把我们压在地上硬让我们给他磕头时多凶,现在臭蛋你就别磕了吧。爹就喝了正月一声,说,没规矩。正月的头就缩进被子里。腊月也把头缩进被子里,问,假如人家不磕呢?正月说,敢,如果不磕,娘就不去,娘不去,他媳妇就得一直疼。腊月说你咋知道一直疼。正月说一泡屎拉不下来还憋得肚子疼呢,何况一个人。腊月就佩服得不行,她也应该想到生一个娃娃是要比拉一泡屎难,可怎么又让正月说出来了呢?突然,正月说,不过姐你别怕,你想啥时